

废除孙中山制订发布的临时约法。此时，袁世凯的反动面目已完全暴露。孙中山在上海以国民党总理的名义，下令讨袁，号召全国各地组织讨袁军。此令一下，全国各地讨袁运动风起云涌。陈其美在上海，黄兴在南京，李烈钧在江西，熊克武在重庆，一齐竖起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旗帜，史称“二次革命”。先生闻此消息，立即赶赴重庆辅佐熊克武，策划军事部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因各地讨袁军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军队，既无精良的武器，又无充足饷源，在北洋军的优势兵力猛攻之下，不到三个月均归失败。

讨袁失败后，熊克武即追随孙中山东渡日本，从事海外活动。熊去后，先生同余际唐率领少数残余部队到川南泸州、宜宾一带地方暂时隐蔽、伺机再起。到民国五年（1916年）蔡锷的护国军攻进四川，熊克武也由日本返川。先生在泸州接到熊的急电，立即率领所部赶回重庆，重振旗鼓，协助护国军打败袁世凯走卒胡景翼、陈宦的北洋反动军，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得以再造共和。

力謀川政統一

袁世凯当了八十三天皇帝，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一怒而病至废命。袁死后，副总统黎元洪做了大总统，北洋军阀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段即委任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刘投靠北洋军阀后，在四川横征暴敛，收编土匪扩充实力，发动内战，意欲独霸四川。于是，熊克武、石青阳、但懋辛在重庆组织靖国联军，矛头直指成都，将刘存厚驱逐出川退到陕西汉中。此时，先生在靖国联军中任行

军参谋（参谋兼军法官）。刘存厚败退出川，靖国军进入成都。熊克武于民国7年（1918年）10月，在成都就任四川督军职。熊就职后，便指派先生以督军署高级参谋名义，到川西北联络各派系军队，以谋川政之统一，同时，委任先生为四川川西道“存记道尹”（候补道尹）。先生奉到指令后，即赴南充、阆中、广元、绵阳一带，联系属于“保定”、“速成”各派系的上中层军官，并发展中华革命党①党员。在这段时间，先生日夜奔走，席不暇暖，因公劳瘁，身患重病，乃向熊督军请假，由绵阳回家养病，遂于民国8年（1919年）8月病故于江油隍庙街老宅，享年41岁。

先生逝世后，曾奉到孙中山的唁电及熊督军之褒扬令，并由四川督军署给予抚恤金3千元。先生遗体葬于江油武都灯笼桥，其墓碑系石青阳题写“靖国军行军参谋刘公纯初之墓”十三个楷书大字。此碑在“文革”中被毁坏，中共江油县委统战部于1982年出资修复。

注释：

①1912年8月在中国同盟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国民党。1913年8月中国国民党被袁世凯下令解散。1914年7月组成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1987年4月

访王右木烈士家属

高 鍊 鋒

1984年4月14日，我与廖育君同志前往王右木烈士家乡——江油武都镇，拜访烈士家属。

—

那是一个阴沉的天气，天空灰蒙蒙的，时已初夏，却还有点寒意。

我们一早乘公共汽车驰骋前进。人在座椅上摇晃、树木在玻璃窗外飞驰。在汽车喇叭的呜呜声中，我们都未说话，心里老实揣度着王右木烈士的高大形象和他与黑暗作斗争的光辉业绩。

王右木烈士于1887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油武都一个平民家庭。青少年时代经亲友资助读书，直到1914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在日就学期间，参加李大钊同志组织的神州学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1918年从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毕业，获政学士学位回国。次年执教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讲授经济学和日文，并先后在高师附中、女师、法政和农业专门学校兼课，传播马列主义。1920年，当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后，右木烈士便去上海与之取得联系。此后的几年中，多次去上海、广州等地同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

中央联系，接受指示，开展革命活动，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组建四川党、团组织，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并领导了震惊全川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当时四川军阀，视右木烈士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迫害他，终于在1924年，恰值右木烈士去广州参加党的重要会议回来，于贵州土城至四川泸州一段途中被害牺牲，时仅37岁。

我们怀着沉痛和敬仰的心情来到了烈士的家。

右木烈士的家在武都解放西街22号，是一院矮小而陈旧的平房。进门是间空屋，屋的两边有耳屋，已分别出租给两户单身汉居住。穿过空屋再进入面临天井的小屋，便是空空荡荡但光线明亮的小客室。房子的主人——右木烈士的次子王浴生、长女王松英，一齐笑脸迎出，请我们坐下，并捧上清茶。

据我们平素所知（但不认识），右木烈士有三个儿子，浴生居二，其余两人都在未醒世前，被苦难的生活折磨去世。两个女儿，松英居长（也在五个子女中为大），二女是个医生，已在“反右倾”中折腾而死。现在我们面前的王浴生，身材魁梧，颜面红润，但已是头发沙白，额多皱纹的老年人了。他曾于1937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原在浙江师范学院工作，后调浙江省宣教部门，“文革”时，又下到丽水专区文教部门，现已离休，不久前才从浙江回来。他的大姐松英，年已74岁，头发花白，身体微胖，是一位精神健旺的老太太，现任绵阳市和江油县政协委员。她于1919年随父亲去成都，1926年从成都第一女子师范校毕业，1927年与他父亲的学生卿云鹤结婚，先后在岳池、广安、泸州、渠县、南充、遂宁、射洪、三台等县教书。抗战胜利后，与卿关系不好离

婚，此后一直过着孤独的生活，现在这院房子就由她一人住守。

小客室内设有一张桌子，只在两边墙脚下摆着几个矮板凳，我和育君同志就在矮凳上坐下。客室墙上挂有江油县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全体委员合影和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全体委员合影的相片。客室两边也有耳屋，可能是主人的寝室和厨房。客室前面是一个狭长的小天井，地上种着棋盘花、金杯菊和四季海棠等花草，枝叶密茂、花儿朵朵，点缀着这矮小、潮湿、陈旧的院落，倒也使人有清新爽朗之感。

主客闲谈几句之后，主人陪着我们横穿天井进入堂屋，并作指点解说。这里也是一间没有摆设的屋子，简单到一张凳子也没有，看来这是正房，屋子正中墙壁顶端，装置了一个木板架，放着一个黑色有金花的木匣，松英同志说：“这是母亲王丹木的骨灰盒。”木架下面并排挂着右木烈士夫妇两人的半身遗相。墙的右角，在丹木烈属遗相上方，挂着右木烈士的大哥王寿昌和二哥王云昌的遗相；墙的左角，挂着右木烈士父亲王奎生和母亲杨氏的遗相。我和育君同志瞻仰了这些遗相后，目光又转到右木烈士的遗相上来，久久不移。

右木烈士身着西服，昂头挺胸，目光炯炯，神采奕奕，显得风华正茂，卓越有为。他胸怀马列，志在社会主义，为革命、为人民、含辛茹苦、披肝沥胆、历尽艰险，在与旧社会黑暗势力顽强斗争中，他是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四川党团组织最早的创始人。他的不朽业绩，奠定了四川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基础，开辟了四川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壮阔道路。面对他的遗相，缅怀他光辉而伟大的一

生，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父亲这张遗相”松英同志说：“正是因为穿着西服，‘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和红卫兵说父亲是资本家，硬说只有资本家才是这种穿戴。”现在听了真令人啼笑皆非。接着她又指着王寿昌的遗相说：“造反派和红卫兵，看到我大伯父的照片戴着眼镜，便说他是中统特务，他们要把父亲和大伯父的遗相强行取走，经我们说了多少好话好不容易才挡住。”我和育君同志听后愕然，稍顷，心中如象落下了一块石头，然后才伸开双臂舒展了一下。

“还拿走的有东西吗？”我问。

“怎么没有拿走？”松英同志愤慨地说，“抄家时拿走我的箱子，里面有父亲写的四扇雾山石屏、日记、记录和从日本带回的信件、文稿；还有我母亲的玉圈，原值五十块银元未卖，造反派说是封建财物也拿走了；母亲的龙头拐杖，造反派说是以前皇太后才有的，拿起就摔。可也有一个懂事的，他把拐杖顺手抢过来递给我，叫我拣好，现在这拐杖还幸存在家里哩！”

我们一气听完松英同志的话，紧锁双眉，沉默不语，心里忐忑不安。突然，我看到左边墙上，贴有一张彩色风景图片，上款写着：“王松英老妈妈新年快乐，”下款是：“武都中学八三级一班1982年元旦赠。”心里立刻欣慰了，我指给育君同志看，他也高兴了。松英同志见我们眉开眼笑，也欣然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校的老师同学每逢节日都来慰问过我几次，比起‘文化大革命’时简直不同了。”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人们的思想上和感情上起了多大的变化啊！青年学生原是无辜的，只不过幼稚无

知，竟受了社会上那些野心家暂时的蒙蔽罢了。

其实，据我们平时听说，松英同志还不止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本来她是烈士后代，理应受到照顾与尊重。1950年春节过后，林宗华县长和张老秀熟，都去看望过她，送了烈士证和花圈，江油县人民政府还发给她1200斤抚恤粮，土改时按照政策，给她划为城市贫民，这该没有问题吧。但在1954年普选时，当地出了三次选民榜都没有她的名字，从此她背上了“地主分子”的包袱，气得害了一场重病。接着是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1966年她又被勒令下到农村，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达十三年之久。1980年党给她落实政策，恢复了名誉，到底她熬过来了！她相信党、相信群众，她盼望的一天终于盼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任何东西都是掩盖不了的，革命的后代，终归是革命的后代啊！

当我们问到右木烈士生前住的是哪间房子时，浴生同志用手指着说：“就在堂屋背后。”姐弟二人随即领我们进入一道小门，便是一间小小的斗室。进门靠墙放着一张烈士生前用的古老式大书桌，书桌后面靠墙是一架烈士生前用的旧式木床，上面铺着干净的旧白布毯。松英同志说：“这间屋子是父亲在世时的寝室，他读书、写文章是在堂屋里靠天井的窗下，这张书桌原也摆在那里的。”我和育君同志仔细听着，连连点头，并用手抚摩着烈士的床和书桌，不胜感慨。心想，右木烈士过早地失去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大有作为的宝贵生命，这些就是他留在家乡仅有一点遗物了！

直到这时，我们才注意到桌上还摆着两盘敬神用的供果，一盏燃着的神灯，和两个未点燃蜡烛的烛台。抬头一望墙上还并排贴着“南无观世音菩萨”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

尼”两幅彩印画像，像下正中贴着一幅画有眯眼欢笑的大肚罗汉和一些天真活泼的孩童围绕着他嬉戏“佛乐童欢图”。图象两边的对联是“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无所不容。”看了这幅对联，我们不禁捧腹大笑起来。“这幅对联很有趣，”我说。“这是以前买来贴的。”松英同志也笑着解释，“那些时候倒也顶用，现在当然不合时宜了。”

我们早就听说松英同志是信仰佛教的，但不知其究竟。提到这个问题，经她一说，才知1945年抗战胜利后，她在岳池，因丈夫卿云鹤不再教书改做生意，成天盘算赚钱，与她关系淡漠，对她母亲亦无好感，终致决裂离婚，然后她才皈依佛门的。直到现在她还继续订阅中国佛教协会编印的《法音》双月刊，也喜看县政协送的《文史资料选辑》。“那些年中，”她接着说，“要不是读点佛教书刊，求得精神上的寄托，也许早就活不到今天，还能享受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福份了。”我和育君同志点点头。是的，在过去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她遭受的遗弃、冲击和侮辱，若非她豁达大度，无所不容，付之一笑，不了了之，又怎能熬到今天啊！

二

看了烈士的遗物，主人又请我们回客室喝茶。我对浴生同志说：“我们是从县志办公室来的，知道你老回家，特来拜访，请抽空写点关于你父亲在世时参加革命活动的资料”。浴生同志笑着说：“我只住几天就要返浙江。父亲的

事，张老秀熟和邓寿明等同志都写的有，已经在四川省政协的《文史资料》和四川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的《党史资料》上发表了。武都中学蒋志同志，也给江油县党史办写的有，就是那些，我没有说的了。”我说：“你老如能亲自写点补充资料更好，关于烈士生前的生活起居、思想言行等方面都可以。”他答应了，表示过几天写了交蒋志同志转来。这时，松英同志问我们：

“张老秀熟不知近来身体好否？他希望我多活几年，我也希望他多活几年，前年他到我家来的。我家经常还有省、县同志来，邓寿明也来过，是我父亲的好友，他和我谈到应该抢救口碑资料，多少人都老了，以后的人都不知道老一辈人的事了。”

“张老最近身体不适，”我说，“上月我们曾去省志办询问，他们说张老欠安不要去会他。抢救口碑是迫切的、右木烈士1919年出走的具体情况，外人和晚一些的人，是说不具体的。”

“父亲1919年端午节去成都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有他的思想基础，远因是日本留学期间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近因是回到家里兄弟间政治观点不合，”浴生同志说。

“父亲留学回来，”松英同志补充说，“大伯父正处在他的省议员任期已满的时候。大伯父要父亲抓住时机，竞选省议员接他们的班，好光宗耀祖；二伯父是银匠，开了个银匠铺，埋头做手艺活，倒不管政治上的事。父亲早已立志，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决不参加竞选，兄弟两闹翻了。大伯父决定与父亲分家，我那时只八岁，才开始晓事。分家时大伯父拿出三百银元，给父亲二百五十元，留下五十

元，说‘这五十元留着你们闹革命砍头收尸用。’说起这三百元，还是我父亲在成都高师停学回来任教龙郡中学积存的工资，因大伯在当家管钱，这时才拿出给父亲的。父亲出走时，带了母亲与二弟。”她指了一下浴生同志接着说，“还有我一同到了成都，在实业街安的家。”

“据邓寿明同志的文章载，”我说。“你父亲在成都编《人声周报》，揭露了驻防江油的一个小军阀的罪行，因而你家遭到报复，具体是怎么回事？”

“那是刘膏腴，”松英同志说，“不知道有好大个官，威风得很，我以后回来听说他的部队驻中坝，他住在武都。拉扶派款，估吃霸除，又嫖又赌，纵兵抢劫，无所不为，父亲在《人声周报·地方通讯》中揭露他以后，他无可奈何，就向我们家里施展淫威，借口大伯父抗拒驻军税收，拉去打得遍体鳞伤。二伯父由于眼睛高度近视，到刘膏腴家找他说话，看见刘的老婆询问时逼近了一些，被刘发现，借口调戏他的老婆，喊人抓着就打，二伯父回来奄奄一息，卧床不起，过几天就死了。”

“1924年，你父亲遇害的情况是怎样的？”我和育君同志问：“这以后的信息你知道吗？”

“1924年3月，”松英同志说，“父亲为了暂避四川军阀杨森的威胁利诱，悄悄离开成都到上海，不久又去广州参加了党的重要会议，去后因为工作需要，绕道贵州返回，途中经过赤水土城时，给家里写过一封信，说要回来过中秋节。家人团聚，可是从那封信后，我们再也没得到他的信息了。”

“以后呢？家里生活呢？”我急切地问。

“当时我在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家中有二弟、妹妹和妈，妈又生下遗腹子——小弟弟。大弟弟在1922年害虐疾死了，全家五口人，生活很困难，我常到几个学校去收父亲的欠薪，可是收不起来，全靠父亲在高师等校的同事和学生，凑钱接济。家里又常来军警查问，三年中为躲麻烦，我们在成都就搬了几次家，先后在实业街、皮房街、泡洞树街都住过。”

“1927年，”她接着说，“蒋介石叛变革命，成都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同志们劝我家转移，妈便带着弟妹回到江油老家，我同老卿结婚回他家岳池县的黎梓村去。1928年的旧历6月，我正在产期，突然收到一封署名‘共产党重庆留守办事处’的来信，说父亲在重庆监狱被石灰包塌下压死了”我大吃一惊，哭了几天，不吃、不睡、得了气痛病。后来问了很多同志，都说当时重庆没有这个机构。”

“后来呢？你父亲在成都有遗物没有？”我和育君同志接着问。

“后来我就在岳池、广安等好几个县教书，我在丈夫家，由于没给卿家生孩子，关系很不好。1944年我又把妈接到岳池，妈来了，卿家也有意见，到1949年4月，妈回老家，先到重庆妹妹那里看一下。我在8月也去重庆看她们，走时把父亲的信件、文稿，资料和书籍，装进箱子，这些都是父亲失踪后由我保管着，走哪里就带到哪里的。可是我到了重庆，先在陕西街老卿的熟人王裕禄的旅馆中住下，然后去临江门医院找妹妹王大蓉和妈，人倒找着了怎料重庆发生一场大火，全城多处被烧，许多人无家可归，我父亲那箱遗物也损失了，这是我平生对不起父亲的一件憾事。”我和育君

同志听后不胜惋惜，松英和浴生两人也郁郁不安，大家沉默了好一阵子。我们意识到耽搁太久，应该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于是起身告辞。他们再三留吃午饭，我们一致称谢，然后握手道别。

1985年6月18日

春节联欢会

海 灯

(一)

欣逢胜会当春节，亿万英豪乐晚游。
北国风沙增胆气，清霄热血涌心头。
千红万紫春光好，林下水边景气幽。
同德同心同四化，尧天舜日在神州。

(二)

乍见今宵喜欲狂，江山如画胜天堂。
俱新百废东风力，复始一元岁月长。
老幼心情皆自得，林泉草木尽含香。
于今四化齐加力，毕竟干戈化麻桑。

1983年